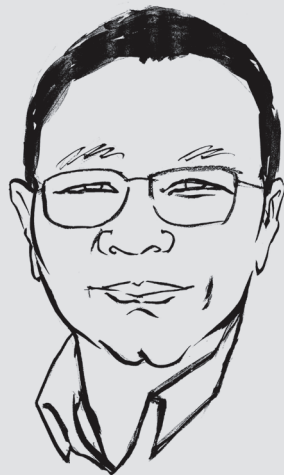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 AI 写作论

◎章学锋

章学锋：高级编辑，  
硕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秦商史话》《丝路家书》等著作十余部。获冰心散文奖理论奖、中国新闻奖论文奖等。

作为写作者，我们正处在一个以摧枯拉朽伟力阔步前进的大变革时代。2023年ChatGPT横空出世引发人们对“AI创作”要取代“人类的创作”的焦虑不绝于耳，2024年文艺视频生成工具Sora就惊艳亮相了。这些携带新技术新表达新体验因子的AI写作工具，如同金庸笔下的倚天剑和屠龙刀那样，还未出鞘就掀起了文学江湖上的血雨腥风。

面对AI发起的这一波攻城略地的态势，很多传统的写作者自觉不自觉地担忧，失业的警报会在何日拉响？也许，这就是个时间问题。来自英国作协的一项

最新调研结果就显示，超六成的人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AI取代。显然，AI写作带来的恐惧是席卷全球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保持乐观的态度。2024年3月，有两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北京对话时，就认为“作家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无法替代的”，因此作家不会失业，AI不会给作家带来多么大的危机。还有人以“文学是否会被AI取代”为问题向ChatGPT提问，得到的回答是：“我认为文学不会被AI完全取代。”理由是文学作品除了语言，还包含着情感、想象力、人类经验等AI难以模拟或替代的因素。

换句话说，文艺作品通常反映出写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等人类特质，AI写作工具在短时间内学不去也做不到。

而且，作为写作工具的AI是个低门槛，只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掌握一定的技术水平，人人都可使用AI这款能写作的机器。AI作为文艺创作领域的一种“新质生产力”，赋予写作以新质的表现力，意味着一个属于AI写作的时代已经到来，必将给写作者的写作内容、写作方式、作品发表、传播等带来全链条的变革。

是的，和写作者天马行空的自由想象相比，AI在语言组织上占据海量数据的决定性优势。西安交通大学的金中教授，虽主业在日语教学，却致力于AI写作久矣。我们是在碑林区政协的会上认识的，他近乎彻夜地给我讲述了其无法复制的成长经历：在还不会说话的1岁时就开始结缘唐诗，在咿呀学语的3岁就会背白居易的《长恨歌》，后来考入西安一中少年班，再东渡日本求

学，学成回国后在交大繁重的教学之余，自开门派钻研AI写作，从日本诗歌俳句起步，很快就生成了令很多日本学者和文学界惊叹的大量AI俳句。本着保护和抢救民族文化的初心，2023年5月，他在交大东亭社紧急成立了人工智能作诗研发团队，目前已吸纳了20多位有志于此道的青春学子。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已将116万首古体诗歌，全部植入一个名为“华七”的虚拟作者的芯片上。2024年元旦，他和团队耗时近70分钟，用AI写出了近万首古体诗。经过三个多月的筛选，就有了我们眼前的这本《看有新诗带醉来》。在这个谷雨后的春日里，我们以诗歌的名义，向金中教授及其团队表示诚挚的祝贺。

我曾用ChatGPT专门测试过，输入要求后出来东西的速度，的确很快，机器按照规律和秩序，很容易生成人们想要的东西。因此，在读《看有新诗带醉来》的过程中，心头一直生疑：AI会像李白那样写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吗？会像鲁迅写出“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样的句子吗？按照汉语规范使用的要求，这里的两个“明月”两个“枣树”，是重复是啰唆，是不符合语言规范的。但是，我刚才听到金中说“华七”写的一句中有两个“洛阳”的例子后，脑海里跳出的念头竟然是：作为互联网孩子的AI是有记忆的，就像很多跳广场舞人士拥有肌肉记忆那样，也许他们回家会忘了连贯的动作都有哪些，但当他们只要置身到广场中，听着音乐的节拍，很自然地能完成全套动作。严格来说，“华七”所写的诗作，

不是我们人类看到的那种原创性的创作，这是AI建立在海量古体诗歌作品信息基础上的一种类似于肌肉记忆的联系和对比后的结果。这里面，应该有两个阶段：一是“华七”通读过所有录入的古体诗歌信息，并在阅读中完成了对词性、词义和平仄等知识规定动作样的肌肉记忆；其次是“华七”接到新的写作任务指令后，能快速从库存中调取资料并进行词性、平仄、格律等的比较，我将此视为是自选动作。掌握了自选动作之后，“华七”在没有任何人传授诗歌写作知识的前提下，就有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融会贯通能力，也有了作家在写作中会使用到的意外语言、意外情感，以及对文学的自由飞翔的想象力。我们知道，文学的作用在于无用，经典的意义在于无法规范。而这，正成为“华七”AI写作突破起势的发力点。

置身于AI时代的写作者该怎么办？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还在思考，还没有找到答案。但不容否认的是，我们正幸运地处在一个新的写作样态产生的重要分水岭上了。就像百年之前的“五四运动”，最终从传统文言文写作中，收获了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回望百年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品，写作者会明白：“新文学”的脐带里，依旧流淌着“旧文学”和“旧传统”的精与血！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者与AI写作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最后，我想弱弱地问一句：AI所写出来的，知识产权是谁的？评判AI作品的标准又是什么？对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很期待。

## 春天，请给我一个回眸

■范剑峰

春天，如果你执意踏上归途  
请给我一个回眸  
用优雅的身姿，浅浅的微笑  
温暖我眷恋的心扉

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那是我望眼欲穿的双眸  
月光洒下的银辉  
是我对你深情的祝福  
当你随着徐徐的春风  
穿越千山万水，请给我一个回眸  
让我解读你的温柔缠绵  
随你潜入如诗的梦想

寂寞的灵魂  
无法支撑即将远去的凝重  
孤独的心变得迷惘  
春天，请给我一个回眸  
此刻，我只想轻声告诉你  
迢迢春水有多长  
思念就有多长

## 再见吧，春天

■肖瑶

桃花开过的枝头，  
风轻轻地摇落一片梦。  
我捡起时间的碎片，  
春天，已悄然离去。

流水匆匆，带不走一片绿意，  
阳光斑驳，照不透一丝回忆。  
那片蓝天下的誓言，  
随着春风，飘向了哪里？

再见吧，春天，  
你的温柔，我如何忘记？  
那些花开的声音，  
还在耳边轻轻低语。

蝴蝶飞过的轨迹，  
是岁月留下的秘密。  
我试图抓住那一丝痕迹，  
却只能拥抱空虚。

雨滴打在窗棂，  
每一滴都是你的泪滴。  
我伸出手，想要接住这份悲伤，  
却只能握住自己的孤寂。

再见吧，春天，  
你的美丽，我刻骨铭心。  
那些温暖的阳光，  
照亮了我曾经的梦想。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  
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白。  
那些关于你的记忆，  
是我心中永远的春天。

我站在时间的路口，  
目送你渐行渐远的背影。  
春天，再见吧，  
让我们在梦中重逢。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  
我都会记得你的容颜。  
再见吧，春天，  
你的温柔，我永远珍藏心间。

## 立夏

■周益民

先告知热情的阳光  
给大地升温  
制造一些热烈的气氛  
再发动蝉，青蛙  
亮开嗓子  
在寂静的村庄闹出一些动静  
当这一切准备停当  
才告别百花  
换上绿装缓缓走出来

尽管还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也要装着夏天的样子  
隆重地与外界见面  
送别春，迎接夏  
是农村人眼中一件天大的事  
必须要有仪式感



陈仓诗会

## 白桦林与松树的故乡

◎甫澜涛

步入古稀之年，梦里的老家还是孩提时的样貌，那山、那水、那满山的白桦林，那牛、那羊、那条由东向西流淌的小河……

老家在阴山北麓的一条山沟里，山沟叫那日斯泰。沟里分布着四五个小牧村，我就出生在其中一个牧村里。记忆深刻的是那日斯泰沟那满山的白桦林和灌木丛，春夏季节，几十里的山沟被白桦染成了深绿色，那绿色十分浓稠，稀释不开的样子；到了深秋，树叶呈黄色、金色、橙色或红色，远望，像火苗样起伏，真个是“层林尽染”。春夜里，起风的时候居多，林海声就响在枕边，那是催眠曲，玩累了的我很快就进入梦乡了；冬天，有暴风雪的日子，白桦林的呼啸声响彻天宇，如今想来，那抵抗风雪的呼啸像鼓像号般激越。

上世纪60年代初，沟里有了一个林场。林场的主要职责是护林，制止乱砍滥伐，各生产队修棚搭圈需要木料，只要去林场说明情况，林场便会批准采伐一定数量的桦树。到了冬季，林场会划出几道山坡允许社员砍伐灌木解决烧柴短缺的问题。进入上世纪70年代，林场开始有规划地采伐桦树林了。伐倒的树木运下山来，按照粗细、高矮、曲直分类加工。我们村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林场拉了电线，家家户户的土屋有了电灯的亮光。

那些年，一些老牧民对林场

的做法开始持怀疑态度了。那时，祖父已年逾古稀，而且疾病缠身，他却拉着拐杖总要进一条叫拉勒沟的山沟里去，对着光秃秃的山发呆。一天早晨，祖父不知从哪儿找到一条蓝色哈达，说拉勒沟“剃光头”的山上竟然留下了一棵树，能在“剃光头”的砍伐留下来的树应该是神树。他要亲手给神树系上哈达。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上了山，亲手给那棵白桦树系上哈达的。他不说敬哈达，也不说献哈达，而说系哈达是有讲究的，那就是把心系在那树上了。系上哈达，祖父没说啥，但我心里知道他是期盼桦树林长起来。祖父怀着这个愿望在系了哈达的第二年就离世了。

当年，林场有一个姓戴的技术员，大个子，小眼睛，人们都叫他戴大个。那时，我是林场小学的民办老师，有机会经常与戴大个聊天。戴大个对“剃光头”的做法并不认可，他认为缺乏论证，太过盲目，但他无力抗衡。

戴大个得知那日斯泰这个蒙古语地名可以译为“有松树的地方”后，十分惊讶：“可是那日斯泰沟一棵松树都没有啊！”如果把那日斯泰沟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那日斯泰沟是树的主干，她的枝杈杈杈延伸开去，就是拉勒沟、牯牛沟、火烧沟、朱勒庆沟、奴庆沟、独咬沟、黄花沟……雨季，经常暴发山洪，山石就被洪水冲刷下来。戴大个就拣到一块

碗大的褐色石头，十分坚硬，奇怪的是石头上居然有清晰的图案，学林业的戴大个一眼就认出那图案是落叶松。于是，他有了联想：古代，这里曾是一片原始松树林，后来遭遇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松树林被深埋于地下……这里叫那日斯泰，这里就是松树的故乡啊！我也就十分赞同他的“松树的故乡”的推理。戴大个说：“松树应该回故乡。”我问他：“咋回？”他说：“种植松树。”

他的松树回故乡的想法得到了场领导的支持，于是，戴大个开辟了一块育苗地，培植了樟子松、落叶松、马尾松各几十棵。培植成功后移植在林场后山上，经秋霜冬雪，第二年，在野樱桃盛开的春季，戴大个爬上后山去查看移植的松树状况，距离移植地百十多步一棵棵绿油油的小松树就扑进了他的眼帘，戴大个流着泪仰头高喊：“松树回来啦！”我真的替他高兴！那时，我是广播电台的通讯员，就写了一篇小通讯《松树的故乡》，不久就播出了。

就是从林场后山移植成功松树的那一年，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某一年开始，林场组织劳力在那日斯泰沟的山坡、沟谷移植松树。松树故乡的人们为松树的回归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各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挖鱼鳞坑、挖植树壕；小学生也上山植树，我每当想起他们小小的身子背着树苗桶吃力爬山的样子就



甫澜涛：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风雪察哈尔》《大漠青驹》等。获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

感慨不已。据统计，持续近二十年的松树移植在那日斯泰沟营造松林超万亩。

如果说桦树林“剃光头”是拍脑门、想当然造成的失算，后果惨重，那么，松树回故乡之举却是造福千秋的伟业！

我客居他乡多年，偶尔回故乡看看，走在那日斯泰沟里，望着“剃光头”的山坡上稀稀落落的桦树，惋惜之情便会压在心头；继续走下去，转过一个山弯，突然满坡的松林挡在了面前，若有轻风，低沉的松涛就送来耳畔，于是，心情大悦。（肖像作者 陈亮）